

仙人井

相传很久以前，广西有个万家村，村里有个名叫“古怪”的人。此人诡计多端，远近闻名，没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。

有一天傍晚，一个从广东来的生意人，挑着一担珍奇古玩来到古怪的家门前。古怪看见那两箱值钱货，便热情招呼他进去留宿。吃饭的时候，彼此问起姓名年庚，客人说自己叫新奇，年方三十；古怪也说自己正好是同年，两人就结拜为“老同”。古怪暗自高兴，对那两箱珍奇古玩早就打了鬼主意。新奇是个老实厚道人，只知自己直肠肚，不知别人弯肚肠。他对老同的热情款待自然是感激一番。当晚，两老同睡在一起倾谈。古怪问道：“老同，你远走江湖，见过许多名胜古迹，我们万家村有一口古井你没见过吧？那口古井，深九丈，一到傍晚就有弹琴唱曲的声音从井里传出来，你说新奇不新奇？”新奇连声赞道：“古怪！古怪！”说到彼此的诨号，两老同都哈哈大笑。古怪说：“假如老同想看看那个古井，明天我可以带你去。”新奇称谢不已。

第二天中午，两老同一起看古井。这口古井离村十八里，这时正值三伏旱天，烈日炎炎，两人来到古井旁，感到口干舌燥。井里的水很深很深，井上只有吊绳没有桶，想要水喝，必须一人用井绳把另一人吊将下去。天旱的厉害，除了这口古井，远近四处都没有一滴水可以解渴。古怪说：“怎么办？老同，我看只有这样了：你先把我的吊下去喝水，我再把你吊下去。”新奇口渴难忍，说：“只好这样了，你先下去吧！”说着就用井绳打个活结，缚住古怪的腰部，把他吊下井，过了好一会，估计他喝够水了，便把他扯上来。轮到新奇下去了，他不知是计，任由古怪把他栓紧吊下井。这个心狠手辣的古怪把老同吊下半中就松脱绳，拔腿就走了。

新奇掉下井里，幸好熟水性，泅出水面，用手扳住井壁砖缝，找到了一个砖洞，——原来这个洞是安置井神的地方，离水位只有一尺远，可容一个人坐下身

子。新奇这才绝处逢生。他把拴在腰间的绳索解开，靠坐在砖洞里，后悔错交了歹人做朋友，被人暗算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得出生天呢，只能闭上眼睛等死了。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，忽然他听到好象有人说话，睁眼一看，只见侧角的砖缝里透出灯光来。他好奇偷偷往砖隙里一瞧，里面还有一个好象一间房子那么阔的洞，洞中有石桌石椅，四个白须仙翁正围坐着谈话，他不敢再看了，屏声敛气地听着。一个仙翁说：“今夜我们来赛赛宝吧。万家村祠堂门前有块“三斗种田”，田的正中有一个泉眼，只要挖到九尺来深，便见一块青石板，把石板撬开，地下河的水就会冒出来。可是万家村的人真傻，放着好井不挖；天天远走十八里路到这里担水吃。要是把那个泉眼打通了，就有吃用不完的水，再也不愁天旱了。这不正是一件活宝么？”第二仙翁接着说：“我也来赛一件，万家村万富老爷的家中有十二个丫头妹，其中有一个最丑的，人人都嫌弃她，可不知她满身福气，谁要是娶了她，不久必定发大财。唉！可叹那些凡夫俗子只会以貌取人，有眼不识真珠玉！”“是呀是呀”第三个仙翁紧接着说：“世人真是身在宝山不识宝，手捧金碗讨饭吃。万家村万富老爷家的隔邻有个穷鬼三哥。他的屋背山上有一棵九弯九曲的桃树，树根下正埋着一大缸金元宝，挖到九尺深就见……”还没等第三个仙翁说完，第四个便抢着说道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有什么稀罕！我来赛一件才是无价之宝呢。且不说那么远，只说眼前这口井的东南角就长着一株还魂草。有了它，不论人或者动物，就算死去三天三夜，只要将它曳了三曳，就能起死回生，这才是稀奇之宝哩。”一个仙翁又说：“不要赛那么多了，恐怕泄露仙机，鸡快啼了，我们早点归天吧。”

新奇把仙翁赛宝的话都记住了。待他们离去以后，他便慢慢探出头来，伸手往古井的东南角一摸，摸到一株象竹叶大小的草叶儿，闻一闻，虽无气味，但却感到精神振爽，周身舒服，不觉寒凉不知饿了，晓得这正是还魂草，忙把它藏入怀里，心里想道：四件宝我已得了一件，那三件也知道在什么地方了，可是如何

出得这个深井呢？他想了一回，叹了一口气。突然听得“啾啾”一声响，他吃了一惊，举头一看，转惊为喜。原来有人来打水了，那响声是吊桶碰着井墙发出的。他等到吊桶刚到水面，就把井绳扯过来，坐入吊桶里等人吊上去。打水的人是位大嫂，她收绳吊水时，觉得特别沉重，以为自己肚饥乏力，忙叫人帮忙。三个妇女一齐帮出力，才把吊桶吊上来。“啊呀！”只见一个水淋淋的怪物跳出来，吓得那三个妇女跌倒在井旁。有个大胆一些的妇女指着“怪物”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神是鬼?!”新奇抹了一把脸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我既不是神，也不是鬼，是一个地理先生，方才跳入井里查看地下泉的来龙去脉，得知有一条泉水的脉管通到你们万家村。你们也太傻了，放着村中的现成泉眼不去打通，却要远走十八里来这里担水。妇女们听了都很惊奇，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地理先生，你说我们村中有泉眼，不知在什么地方？”新奇说：“我先问你，你们村是不是有间祠堂？祠堂门前是不是有一块三斗种田？”“有，有。”“那好。”新奇接着说，“你们带我回村去见万富老爷，就有话说了。”妇女们听他说得有头有路，便带他回村。

万富老爷听地理先生说村里有井可挖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先生，你要是缺钱用，可以直说，我舍给你一千几百银子去谋生；要说我们村能挖出泉水，不如说你能怀胎生出婴儿来。我们祖祖辈辈挖了不少井啦，从来也没见一滴水。”新奇没法叫万富老爷相信，就情愿拿头来打赌，说：“你要是按照我指定的井位挖不出水来，就杀我的头；要是真挖出泉水来，老爷你拿什么赏我？”万富老爷呵呵大笑：“那当然是钱财任你取，美女由你挑。但不知先生能有几颗头！”

一场打赌，哄动了全村老幼，大家都争着跟去看究竟。新奇来到村中祠堂门前，看见有一块三斗种四方田。他往四个田角走一遍，走到四中央便站定了，说：“井位就在这里，你们挖到九尺深，里面有块青石板，只要撬开石板，就有泉水源源不断涌出来。”人们按照他的话去办，刚把那块石板撬开，泉水就涌喷出来了。众人鼓掌欢呼，烧响了鞭炮。万富老爷也感到十分奇异，十分高兴，当即叫

人打轿把地理先生抬回家去，大开中门，设宴摆酒，行赏庆功。

万富老爷开言道：“先生给我们万家村办了一件天大好事。我有家财万贯，你要几多只管开口。”新奇却说他不稀罕钱财，只想要老爷家的一个丫头妹做老婆。“哈哈！”万富老爷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这个容易。”说罢就叫众丫头排队出来，任凭他挑选。新奇看见一群丫头妹，个个都长得艳如桃花，美若仙女，却没有一个长得丑的。他左看右看，左数右数，只有十一个，便对万富老爷说：“老爷，听说你府上有十二个丫环，怎么少了一个？”万富老爷见问，脸色一红，说：“有一位烧火丫头，生得实在丑鬼，见不得人，故不敢叫她出来。”新奇说：“请老爷叫他出来看看如何，人家看她是丑，我看她未必丑哩。”万富老爷无奈何只好把丑丫头叫出来。新奇看见她果然眼斜嘴歪，人样确实丑鬼。但看她体态温柔，笑容满面，于是便对万富老爷说：“我就是这个丫头做老婆。”一句话，说得哄堂大笑。万富老爷笑他饮多了两杯，看花了眼，分辨不出丑美。新奇却说：“剃光头戴毡帽，各人自有爱好，我就是中意这个烧火丫头。”

第二天，万富老爷就让新奇跟丑丫头成亲。洞房花烛夜，新娘向新郎，为何放着漂漂亮亮的丫环不要，偏偏要娶她这个丑陋人。新奇说：“凡人都是父母所生，美美丑丑不由自己，要是丑了一点就没人要，那她怎么办？”新娘被丈夫说得动了情，伏在他的胸脯哭着说：“多得你看中我，要不，我就想自寻死路了。”新郎安慰她说：“傻丫头，想到哪里去了，你死不得，你还有享不尽的福气啊。我问你，你知道有个叫穷鬼三哥的人吗？”新娘说那人正是她的爸爸。“是吗？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新郎喜出望外地对妻子说。叫她问亚爸要他家屋背山的三井屋基地建房子。

穷鬼三哥一听说女儿结了亲，就巴不得把全部家产基地交给她，因为他并无儿子，只得一个独生女儿。新奇拣了个好日子，就在岳父的屋背山选择基地，他请工人来到一棵九弯九曲，半生半枯的桃树旁，便在桃树下动土挖下去，挖到九

尺深，“嚯”的一声，挖着了一个缸盖，打开缸盖，一缸银光灿灿的金元宝，耀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新奇得了一缸金元宝，便在那里建了三间房子。夫妻二人把阿爸赡养起来，家人省吃俭用，经常把钱救济村里的穷人。人们对他感激不尽。

一日，新奇想要试一试还魂草是不是灵验，便告别妻子出门去了，他来到小河边，看见一条草花蛇死在路上，觉得怪可怜的就拿出那支还魂草来。他按照仙翁所说的话，把还魂草对着草花蛇，轻轻一曳，蛇腰动一下，曳两曳，蛇尾摆两摆，曳到第三曳，蛇头抬起来了。那蛇也象懂人性一样，朝他点了三下头，慢慢地爬走了。新奇心里大喜：还魂草真灵验！他又继续走路，来到山前，看见树下有只死乌鸦，他心里感慨地说，这只乌鸦想是被人当作不祥之鸟来打死了。其实，它自唱它的歌，说它的话，与人并无妨碍呀！可怜枉屈了它的一条生命，待我把它救活过来吧。

他这样想着，他将还魂草对着死乌鸦曳了三曳，乌鸦被救活了。它向主人点了三下头，“嗖”的一声飞上天空，还魂草真灵，飞禽走兽都能起死回生，但不知死人能不能真的还魂？他刚想到这里，猛然看见山路旁边的树叉上吊着一具死尸，忙解下来一摸，早已冰冷如雪了。看这个死人手脚白净，肥头大脑，必定是个有钱人，想是遭强盗抢劫而被害的。等我用这支还魂草救他试试看。救得活，算他命不该绝；救不活，算他命中该死。他把还魂草对着死人曳了三曳。糟了，这一次可惹来了祸害。那个死尸还魂复活以后便跳将起来，不问情由就一把扯住了新奇的衣领，给他当胸一拳，口口声声骂他是谋财害命的强盗，不由分说，就硬把他拉去见官。新奇有口难辩，无可奈何，只得随他去。两人拉扯着到县衙，那人就击鼓喊冤。知县立即坐堂审案。原来那人是当地的豪绅恶棍，有钱有势，早与知县官有交往。那知县又是一个贪官。这就活该好人倒运，歹人得志了。新奇无辜被判了罪，坐入牢房，只等三天之内州府公文下来就斩首。

新奇坐在牢房里，唉声叹气，眼爬十泪，自怨自艾地说：“救虫救蚁救青蜓，

莫救歹心两脚人。只恨我有眼无珠。错把歹人当好人，如今落得个披枷带锁，不日就要杀头，有谁知道来为我伸冤？就算滴血写书，也没人代我寄到家中了。唉……”他自想自说，痛哭不止。

他的哭声惊动了一条草花蛇。蛇得知那天救它的恩人遇了难，便爬入牢房，在新奇的面前点了三下头，新奇看见了，猛然想起来，就对蛇说：“畜牲，你要有心救我，我写书给你带到万富老爷家中，行不行？”蛇听了点点头。新奇连忙撕片衣襟，咬破手指，写了血书摺成小条子丢给蛇。蛇把血书条子叼在嘴里，往墙缝一钻就不见了。

草花蛇爬走以后，新奇猛然想起蛇爬行太慢，路又那么远，等它把血书送到时，人头早就落地了。他想着又放声大哭起来。

哭声被一只乌鸦听到了，乌鸦从窗栏飞入牢房，朝着主人点了三下头。新奇晓得了，说：“畜牲，你若想来搭救我，就快点飞去找到那条嘴里叼着布条子的草花蛇，帮我把书信带给万富老爷吧。”乌鸦把头一点就飞出窗外了。它飞出不远，看见了草花蛇，便把那个布条子抢过来，叼在咀上，箭一般飞远了。

万富老爷在无井里拾到血书，展开一看，知道地理先被人陷害坐牢房，连忙邀集全村族老，商量营救的事。

再说新奇坐在牢房里，度日如年，眼看已到了期限的第二天，仍不见有人来搭救，正在唉声叹气，忽然听见外面一片哭声，好生奇怪。他问公差是怎么回事，公差说是知县的小姐昨夜被一条草花蛇咬死了，今天正出丧。新奇叹道：“可惜把一个活人埋葬了，可惜呀，可惜！”公差骂他坐牢坐得发疯了，明明是抬死人上山，为何说是把活人埋葬？新奇说：“不敢瞒老兄，我随身带有起死回生的还魂草，莫说小姐昨夜死，就是死了三天三夜都能救得还阳，但如果埋葬了就救不成了，这岂不可惜！”公差听他说得实实在在，不象疯子说疯话，急急飞跑去报知县。知县独生一女，当金当宝，正在悲痛间，听得一声还魂草可救活女儿，也

不管是真是假，随即传令把犯人带来。不一会，公差把新奇带到灵枢前，叫人打开棺板，新奇不慌不忙地取出那支还魂草，对着死者的心口曳一曳，头上曳一曳，脚腿曳一曳。咦！小姐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了。大家都惊异不已，哭声化为笑声，知县更是万千欢喜，问起那支还魂草的来历，新奇便将如何结拜古怪做老同，如何被古怪赚他落井，在井中碰到仙翁赛宝，后来又如何用这支还魂草救治了那个蒙绅，招来了祸害等等从头一二说出来。县官听了，后悔自己不该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判错了好人。当堂宣布新奇无罪，并令公差去把那个豪绅拘来，判他诬告害民之罪，打了八十大板放入牢房。知县为了报答新奇救女之恩，打赏给他好多好多的金银财宝，鸣锣抬轿把他送回家去。

新奇的驕馬回到半路，正好碰上萬富老爺的大隊人馬急急而來。萬富老爺得知不用再去聯族擔保了，皆大歡喜，便把新奇接到家中，大擺筵席，請全村父老鄉親慶賀一番。

却說那個詭計多端的古怪，當日謀取了老同的那担珍奇古玩，第二天就遠走高飛經商去了。誰知到了半途，碰上賊人攔路搶劫，他僥倖逃生，只好兩手空空沿路討飯回家，仍是過着清貧日子。現在聽說老同當日大難不死，反而發了大財，今天設筵擺酒請鄉親。常言道：“人餓不怕丑，雞餓跳上手。”他古怪也顧不得面皮了，一聽有請，就兩腳如飛來赴席。他見到新奇就高聲喊道：“老同，你還認得我么？”新奇見到老同，也不計較過去的事，親熱地請他上座，說：“老同，我能有今天的好日子，說起來還多虧你呢。”接着就把當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老同，古怪說：“這麼說來，你還真的應該感謝我才是哩！”新奇連說：“應該感謝，應該感謝。”

酒席過後，古怪悄悄對老同說：“老同，我們明天再去一次古井，也象前次那樣，你把我吊下井去就不要扯上來了，讓我也听听仙翁賽寶，那就算是你報答我；要不然，就是你忘本。”新奇說：“這使不得啊，要是落井上不上來，豈不害了

你的生命，我怎么忍心？”古怪：“这不妨，我自有办法，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跟我走一趟。”新奇被他缠不过，第二天只好和他去看古井。

两人来到古井，古怪就叫老同把他吊下去。新奇把古怪吊下井后，心里还是不忍，便赶紧收绳，想把老同扯上来。谁知扯上来的却是一根空绳索。原来古怪下井后就解脱绳索的活结了。新奇只好独自回去。

古怪在井里也找到了那个藏身的地方。他坐着熬着，好不容易等到晚上，果然听见响动，看见灯光，那四个仙翁又来赛宝了。他又惊又喜，心想，这回我要多听几件宝，胜过老同。四仙翁果然又来井里赛宝了。他喘着粗气来偷听，只听见一个说：“今晚我们来赛什么宝好呢？”第二个说：“还有什么宝可赛呢，前次赛的那几件都给凡人知道了。”第三个说：“谁说无宝可赛，宝是赛不完的，我现在说一件世界稀奇之宝，万家村有个叫古怪的人，他家屋角有棵核桃树，离树身九尺高的亚叉上有个疙瘩，里面有条虫。别看轻这条小虫，当今皇帝娘娘正好生了一个毒疮，什么灵丹妙药也治不好，唯有取到这条小虫才能药到病除。试想想吧，能治好皇帝娘娘这样金身玉体的人，还不是高官任你取，骏马任你骑么，一夜之间就大富大贵啦。”古怪听到这里，惊喜得心头扑扑跳。忽听第四个仙翁说：“得了，得了，就是有宝也别讲了，今晚就讲这一件算了。”古怪正想听下去，情不自禁地嚷道：“讲多一件，再讲多一件！”

四仙翁听见说话声，连声说：“不得了，了不得，浅露仙机就坏事了。我们赶快把这口古井封死算啦。”说罢，四个仙翁用仙法移一座山，一下子把那口井封死了。心狠手辣、贪得无厌的古怪活活闷死在井里。

口述人：钟启宗，男，六十二岁，初中文化，合浦县白沙乡三角田村人，医生。

搜集整理人：钟世炳，男，四十二岁，中专文化，汉族，合浦县榄子根盐场干部。

流传地区：合浦县。